

星期文库

“旧院童趣”之七

老桑树的馈赠

彪鹏

我家大院里站着一棵老桑树,它在我的眼里高得望不到顶,粗壮的树干挺拔直立,树皮皴裂着,刻满了岁月的纹路,像一位沉默老者,守着大院的烟火,也守着我的整个童年。

春风一吹,老桑树就醒了。起初,枝头只是冒出一一点点嫩黄的叶芽,小巧玲珑。可没几天,叶芽就疯了似地生长,舒展成巴掌大的绿叶,层层叠叠,密密麻麻,转眼就织成了一方浓密的绿荫。夏日的阳光毒辣,可只要站在桑树下,暑气就被挡在枝叶之外,风一吹,树叶沙沙作响,像是在轻声呢喃。

六七月份,是老桑树最慷慨的时节。黑红色的桑葚挂满了枝头,沉甸甸的,把枝条压得微微下垂,远远望去,像一串串黑红相间的玛瑙,看得人直流口水。可高处的桑葚,大多都成了鸟儿的美食。只有低处熟透后自然掉落的桑葚,才能被我们捡到。我总爱捡那些掉在地上的完整桑葚,吹吹浮土就迫不及待塞进嘴里。甘甜的汁水在舌尖瞬间散开,顺着喉咙滑进心底,那是童年最纯粹的甜。

有些自然熟透的桑葚落在地上,被来来往往的邻居踩碎,紫黑色的汁水渗进泥土里。我常常蹲在树下,望着枝头的桑葚发呆,心里暗想:老桑树辛辛苦苦结出的果子,却大多被鸟儿啄食、被人不小心踩碎,它会不会难过,觉得委屈?可每年春天,它依旧抽出新芽,夏天依旧挂满果实,不管自己的馈赠是否被珍惜,它都默默生长,无私奉献,像极了身边那些甘于付出的大人。

后来我才知道桑树叶还能养蚕,便缠着爸爸要养几只。没过多久,爸爸就给我带来了几只蚕宝宝。它们黑乎乎的,个头小小的,蠕动着小脑袋,四处探寻。我赶紧跑到桑树下,捡来新鲜的桑叶,小心翼翼地放进纸盒里。看着蚕宝宝们啃咬桑叶,把大片的叶子咬出一个个圆圆的缺口,我心里满是欢喜,总觉得它们可爱又神奇。

渐渐地,它们长成了“小胖子”,一节一节白白嫩嫩。有一天,“小胖子”开始吐丝作茧。我蹲在纸盒子旁,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吐出白色的蚕丝,一点一点编织出属于自己小房子,心里充满了好奇。直到有一天早上,一只白色的大蛾子在盒子中扑腾着翅膀,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当初的那个“小胖子”,怎么会有如今的模样,不由得感叹生命的奇妙。

童年的时光,在老桑树的绿荫里悄悄流淌。如今,老桑树早已消失在平房改造的进程中,可那些藏在桑葚里的甜,藏在绿荫里的凉,藏在蚕丝里的奇妙,都是老桑树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。这份馈赠,将伴随我一生,指引我向阳生长,温柔前行。

修枝与压枝

华明玥

花季一过,多雨又闷热的夏季即将到来,在植物园硕大的月季园里,老林开始忙碌起来——他要为大多数珍贵的盆栽品种做修枝与压枝的工作,这是必要的手段,将促成下一阶段月季开花的茂盛和冠幅的圆润,也是消除病虫害的有效方法。

所谓修枝,就是将开过春花后的月季剪去其枝条的1/3,将其徒长枝、细弱枝和朝内侧阻碍通风的枝条全部去除,在顶端优势去除后,侧芽就会向两侧萌发,如此,月季的枝条将更加茂密,从理论上说,花芽也会更多、更密。可老林说,这种修剪方法只适用于那些生长期不超过三年的月季,它的好处是依托老枝,新芽的萌发更容易,看上去离下一波开花更快,它的弱点在于,老枝还在,且越来越木质化,老叶和萌发的新叶争夺阳光和通风,只要高温多雨的天气一来,那些不通风的叶片,将成为红蜘蛛、蓟马、白粉病爆发的培养皿,为了植株的健康,老林不得不给月季喷淋多种杀虫药。

老林叮嘱同事说:“如果游客带着宠物,还有喜欢把什么都放到嘴里去尝一尝的幼儿,一定要提醒他们,离那些刚喷完药的月季远一些。”

历经三到五年的时光后,用修枝法处理的月季,花量会大减,病虫害也越来越多,老林便会狠下心来为它们做压枝处理。他先在花盆的边缘箍上

铁丝,接着小心翼翼地将月季枝条向花盆边缘掰弯,使之像芭蕾舞演员一样“下腰”,然后用束带把下腰的枝条绑在花盆边缘的铁丝上。每一根月季枝条都向四面八方做这样的压枝处理后,就好比大树在风中倒伏,森林中间出现了旷地。空气、风和猛烈的日照涌了进来,尽情地浇灌这片旷地,新生命开始剧烈地萌发了。

经过十多天,或许只要一周左右,那些被遮蔽的底芽已不可遏制地变肥壮,呈现仿佛充满新鲜血液的嫩红色,老林亲切地叫它们“笋芽”,他赞叹道,“看这些笋芽!多么强壮,它们是未来3年开花的主体了。”此刻,老枝和底芽,是命运的共同体。老枝压得很低很低,让出了大部分生长空间后,其叶片依旧通过光合作用,将捕获的养分源源不断地回输给根部,帮助底芽生长,茁壮的“新笋”昂首挺立,刺向空中。

等新笋长到约一尺高,上面毛笔尖般的花蕾开始上色,那些完成了使命的老枝条,会被老林剪下来,去恒温恒湿的大棚另做扦插。于是,所有

所以,张岱于此读书,无论寒暑,都不轻易出门。

中年时期,张岱又有了一间新书房,取名“梅花书屋”。此书屋旁设有纱帐般的耳室,其中放置卧榻。书屋前后都有空地,张岱在后墙根筑起花坛,种了三株西瓜瓢大牡丹,花开时

堆满墙头,每年可绽放三百余朵。花坛前种有两棵西府海棠,花开时积三尺香雪。窗外有竹棚遮蔽,棚外种了很多宝囊。阶下有深深翠草,秋海棠杂入其中。书屋前后窗户敞亮,宝囊与西府海棠长得茂盛,将屋内浸染得碧绿阴凉。张岱坐卧其间,非高朋佳客不得入内。因为倾慕元代画家倪云林的书斋“清閼”,张岱又给这间梅花书屋起名为“云林秘阁”。

如果说,不二斋类似于私人藏书楼或者家庭图书馆,梅花书屋则更像一间私密的雅致客厅。张岱乐此不疲地布置书屋,与友人在此论诗谈道。他钟爱的书屋不仅能够一览天下好书,放任其精神深潜于书海之中,驰骋于天地之间,还能够亲近自然,并和两三知己闲聊书话诗艺,成为诗意栖居之地。

张岱钟爱的书房

狄永

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拥有两间书房,分别是不二斋、梅花书屋。这两间书房堪称张岱心中的桃花源,是他的精神福地。

张岱青年时期,在绍兴有一间书房,取名“不二斋”,这里以前是张岱的曾祖父讲学之地,“不二”来自佛家用语,意思是无彼此之别,平等一如。这间书斋中四壁都垒满了书籍,上达屋梁,下达地板。书斋旁种有一棵三丈高的梧桐树,树冠浓密,绿荫遮地。而西墙稍空之处则种上了蜡梅。这样,四周的树荫可以隔绝夏日暑气。书斋后窗外有段矮墙,种了飒飒几株修竹,内堂挂着郑子昭的“满耳秋声”横幅。书斋左侧摆了石床和竹几,挂起纱幕可隔绝蚊虫。纱幕外的梧桐、翠竹摇曳,映得满墙碧绿如玉。

书斋四时各有风雅:春季,墙根下开满兰花,花圃里还摇曳半亩芍药;夏天,建兰、茉莉,芍泽浸人,沾染衣襟;秋日,北窗下种有五层盆菊,高下列之,天光晶映;冬季,便可见蜡梅花开,还可细赏阶上以昆山石盛种的水仙。在这里可谓坐拥万卷好书,亦亲近草木自然,真是人间清欢了。

同不读书一样,炫读书也是一种病。

一周读多少本,一月读多少本,一年读多少本,橱窗式展示自己读过的书籍,就像投资者炫耀自己的收益一样。好像读了多少本书,就拥有了书中的智慧;好像读书越多,自己就可以俯视更多的人;好像读书的数量与自己的能力、认知乃至品性呈同步阶梯式上升的态势。

读书重在吸纳,以及吸纳后的呈

炫读书也是一种病

凌小雅

现与改变。如果读书只是一味地全盘接受,不思考、不质疑,尽信书,那恭喜你—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大脑变成一家大型的图书超市。

真正爱读书的人,倒未必有优越

花盆里的月季都新绿迷人,枝条柔润,获得了新生,此时此刻,或许只有花盆里格外壮硕发达的根,才知道月季经历了怎样一种破釜沉舟的更新——比起三年前,它还是一株刚刚成年的花苗时,如今地底下的根却要遒劲一倍有余。

工作期间,老林接待了多个由企业家组成的采风团,有此闲情逸致的企业家大半来自制造业、服装业和食品业,年轻的五六十岁,年长的接近70岁。老林听到,团员们边赏花、边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:到了他们这个年纪,是应该与儿女联合管理,还是干脆应该放权,把公司的决策权交到年轻一代手里,自己到别处去,做一些轻量级的拓展?老林都会向他们展示修枝和压枝的技术。他会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给植物带来的不同结果,通过视频的方式,如实展示给大家。

他相信,道理无需多说,眼前这群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企业家,会通过自家公司的经营状态,判断它究竟需要“修枝”,还是需要“压枝”。他们也会明白,压枝带来的风险,是“作为老枝,你永远也回不去了”,这种失去了掌控权的痛苦,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承担。而能否做出这样的决策,取决于每一位创一代,是将自己视为功劳卓著的老枝,还是愿意将自己视为那庞大的、默默提供营养的根系。



安豕图

吕献峰 绘画 唐云来 题诗

农家栏栅边,小豕自安然。
庖厨远刀俎,不作座中餐。

诗画寻楼

感,爱读书只是自己选择的一种方式。爱读书从本质上看,与爱唱歌、爱跳舞、爱游山玩水是一样的,只是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、自己也喜欢的生活方式。

爱读书,读书多,会让我们在一点点看到自己认知上的缺陷后加以弥补,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后变得更为谦卑;会让我们变得勇敢、坚强又包容,这一切与炫无关。